

## Fred Putnam 博士，诗篇，第二讲

© 2024 Fred Putnam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 Fred Putnam 博士关于《诗篇》的四场讲座中的第二场。弗雷德·普特南博士。

在我们的第一堂课中，你可能注意到我多次使用“诗”这个词，并穿插着“诗篇”这个词，甚至谈到了圣经诗人。

这是当今的一个大问题。大概在过去的25年里，关于圣经中是否真的有诗歌的争论一直在进行。因为我认为这对我们阅读诗篇以及其他诗歌段落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稍微讨论一下，首先谈谈我们所说的诗歌是什么意思？其次，诗篇和其他圣经段落真的有诗意吗？最后，问一下这有什么影响？那么，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诗？好吧，你可以用尽可能多的方式来定义它，就像你找到作家一样。

例如，罗伯特·弗罗斯特说，一首伟大诗歌的优秀读者在读完这首诗的那一刻就知道，他受到了永远无法恢复的不朽创伤。艾米莉·狄金森说你问我什么是诗或者我怎么知道它是诗？我回答说，如果我感觉头顶被移走了，或者我冷得没有火可以温暖我，我就知道那是诗。还有其他办法吗？还有很多类似的其他定义，您会注意到它们强调诗歌或文本对读者的影响。

这是定义一首诗的一种方法。这让我觉得它是一首诗，那就是一首诗。定义它的第二种方法是询问作者的意图。

所以，我们读了一些诗歌，我认为在现代诗歌中更常见，可能是从新批评时代以来，TS艾略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们似乎只是经过重新整理的散文。所以它在页面上看起来有点不同。

事实上，有一位著名的棒球播音员。我来自新英格兰，所以我不为洋基队加油。但红袜队的速度更适合我。

但菲尔·里祖托是一名解说员，纽约洋基队的比赛解说员。大约十年前，两个人拿走了他的逐场解说的笔录，剪下小部分，重新排列在页面上，然后将其作为一本诗集出售。现在，菲尔·里祖托不是在用诗歌说话，他无意创作诗歌或成为一名诗人或其他任何东西。

所以，问题是，这会使它们成为一首诗吗？因为有人说，这是一首诗，那它就是一首诗吗？所以，第二点，或者说第二种做法，是作者的本意。如果作者说这是一首诗，那不管我们怎么想。首先，它对我们有何影响？第三种，定义诗歌的第三种方式，试图变得更加中立，也许是科学的，如果这个词应该应用于诗歌，那就是我们认识一首诗，因为它使用了修辞手段，我们将讨论这一点稍后，所有语言都会使用这些词，但诗歌经常使用它们。

因此，诗歌是压缩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每一个单词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含义，而是因为它的含义，它的发音，它如何适合其他单词，也许是因为它如何适合诗的情绪，所以在每一个在一首诗中，作者正在选择最适合这里的词。事实上，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是上网，有一个专门介绍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诗歌的网站，他是一战英国诗人。

当你读他的诗时，听起来就像他本来的样子，散文有点重新排列，其中的点点滴滴听起来有点诗意，但听起来就像被切成小块的段落。但是当你看手稿的时候，网站上居然有他手稿的照片，你发现他写了几行，划掉了，有的行写了三四五六遍，所以虽然听起来像他只是在写散文，显然他正在努力寻找适合每个地方的词。因此，当我们看到他选择词语的方式，看到他的作品的密集程度时，我们意识到，是的，这些是诗，但即使是听起来诗意的文本也不是。

所以，有些人会说，亚伯拉罕·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的结尾，他说，对所有人怀有仁慈，对任何人都怀有恶意，决心做正确的事，因为上帝赋予我们力量看到正义，或者温斯顿·丘吉尔，除了鲜血、汗水、眼泪，我们什么也不能奉献，否则我们将在海滩上与他们战斗，我们将在巷子里与他们战斗，我们将在村庄里与他们战斗。那是诗吗？嗯，这听起来确实很有诗意，但他们并不打算写诗。而这篇文章作为一个整体，整个演讲，或整篇文章，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是一首诗。

它既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的，也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书写的。因此，我们发现这种相互作用实际上是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是对读者的影响，一是作者的意图，三是语言本身的使用方式。

事实上，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结构哲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谈到了诗歌，或者说语言的诗性功能，正如他所说的第七种功能，他确定了语言的七种基本功能，即沟通知识、激励某人、做某事，让某人有某种感觉，等等。但他说诗歌的功能是为了语言本身而关注语言，因此诗人选择一个词比写论文的人更加谨慎。我知道我们都会刻意选择词语，这是真的，雅各布森也知道这一点。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并不是说只有诗人才会仔细选择词语，而是在诗歌中，这些选择的意义上升并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必须记住，意义不仅仅是这个词的意思，或者这个短语或句子的意思，而是它的含义，也就是说，因为他使用了这个词而产生的其他联想是什么。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有人邀请你去，或者你邀请某人到你家吃晚饭，你可以说，你为什么不顺便来我们家呢？或者你可以说，嘿，过来参观我们的新城堡。或者你可以说，好吧，这有点像一间小屋，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欢迎你。现在，地方、城堡和小屋是三个截然不同的词，具有三种截然不同的关联。

也许，当你这么说时，如果你使用城堡这个词，与你交谈的人会认为你在开玩笑，而且他们知道你不住在一个由石头建造的地方，周围有护城河有龙和地牢等等。但他们认为你刚刚买了一栋，也许是一栋大新房子。你为此感到自豪。

你对此感到兴奋，或者你改变了一些事情。但如果你说我的小屋，那么，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肯定没有非常积极的含义。我们想，我需要带一些撒尼湿巾吗？或者我需要、我敢去这里吗？我想吃这个人提供的任何东西吗？而“地方”这个词却是无伤大雅的。

它根本没有太多内涵。它可能有最少的关联，最少的关联。因此，诗人不断地选择词语来表达他们的联想。

让我给你读一首非常简短的诗。这是十九世纪基督教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写的。这是四行。

这是她写的一本儿童诗集《唱歌》。什么是重的？海沙和悲伤。什么是简短的？今天和明天。

什么是身体虚弱？春天的花朵和青春。什么是深层次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海洋与真理》。她做了什么？嗯，首先，对我来说，这听起来不像一首写给孩子们的诗，或者可能写给非常有思想的孩子或你想要有思想的孩子。

她做了很多事情。首先，每一行都有相同的模式、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每个答案都有相同的模式，两个不同的名词。

每行都以相同的两个单词开头，**what are**。有韵，有忧愁，有明天，有青春，有真情。有一米，什么是重？海沙和悲伤。

什么是简短的？今天和明天，等等。还有这些图像。请注意，海沙是一种物理物质。

事实并非如此。今天，我们知道今天存在，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对明天一无所知。

春天的花朵是物质的东西。青春不在于，而在于品质。海洋也是一个物理事物。

事实并非如此。她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声音，我们称之为回指，即多行以相同的单词或表达开始，换句话说就是重复，模式，带有两个单词答案的问题，韵律，图像。

她将所有这些放在一起，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并使其产生比她只是说“你知道，悲伤可能真的很困难”之类的话更深刻的共鸣。生命短暂，其实也像青春一样脆弱。而且海洋真的很深。

我的意思是，或者说真理真的很深。她能说，有什么区别吗？嗯，不同之处在于，语言的模式、语言的压缩以及她使用的图片，将其从一系列相当平庸甚至陈词滥调的陈述转变为一种影响我们并比任何其他方式更深入地沟通的思维方式。四点大纲就有了。这是另一个例子。

我们谈论诗歌和散文的区别。如果我们翻到士师记，我们会在士师记四和五中找到非常熟悉的段落。《士师记四》讲述了黛博拉和巴拉克以及与西塞罗或雅文（迦南国王和西塞罗将军的战争）的故事。

在第五章中，我们有一首关于同一事件的诗，是黛博拉和巴拉克那天唱的歌。我只是要读这两章中的几节经文，看看你是否能分辨出哪是诗，哪是散文叙事。这是当西塞罗将军逃离军队时，他正在逃命，他看到一个帐篷，他去找一个名叫雅埃尔的女人，请求她帮助保护他。

所以，这是从士师记 4.18 开始的。他转向她，进了帐篷。她用某种布、地毯、毯子之类的东西盖住他。他对她说，请给我一点水喝，因为我渴了。

于是，她打开一罐牛奶给他喝了一杯，然后给他盖上被子。他对她说，站在帐篷门口，如果有人过来问你，这里有人吗，你就说不，但是雅伊尔·赫弗的妻子拿着一个帐篷钉，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偷偷地走了他把钉子钉进了他的太阳穴，钉子钻进了地里，因为他已经睡熟了，而且筋疲力尽。于是他就死了。

那是一个帐户。这是另一个帐户。最受祝福的妇女是迦南人希弗的妻子雅亿。

最受祝福的是帐篷里的妇女们。他要水。她给了他牛奶。

她用一个华丽的碗给他带来了凝乳。她伸手去拿帐篷钉，右手拿起工人的锤子。然后她袭击了西塞罗。

她打碎了他的头。她碎裂了，刺穿了他的太阳穴。她在她的双脚之间鞠躬，他倒下，他躺下。

在她的脚间，他鞠躬，他倒下。他在哪里鞠躬，他就在哪里倒下，被毁灭。它们听起来不太一样，是吗？描述同一事件，但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思考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好吧，我们该怎么称呼它们呢？那些争论圣经中是否有诗歌的人想说，好吧，第二种我们称之为高级语言。好吧，如果你要给它一个术语，高雅语言就是，我们不妨称它为一首诗，因为它听起来确实更有诗意，或者至少它具有一些与诗歌相同的特征。这种压缩，这种图像的使用，这种希伯来语的重复，这是非常标准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于圣经诗歌来说非常正常。

然而我们可能会问，哪一个更准确地描述了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叙述告诉我们真实的故事，而这首诗只是给我们一个艺术的诠释。你知道，我认为有时这是我们对圣经是否含有诗歌的犹豫之一，因为我们听到“诗意许可”这个词，或者莎士比亚，他的角色多次说过，所有的诗人都是骗子。我们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怀疑，认为诗人并没有真正以非常正直的方式行事。

我们想要事实，就像天罗地网一样。但当我们看他们时，如果我们要阅读所有士师记 4 章和所有士师记 5 章，如果我们要强调他们的共同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些都是真实的陈述。

它们的大多数共同点是专有名称和地名，以及诸如冠词、the、或 a、或 an 或英文翻译的内容。很少有事件以相同的方式描述，或者甚至在一个事件中进行描述而完全忽略另一个事件。所以，在这首诗的第五章末尾，我们有这样一个故事：凯撒的母亲想知道她的儿子在哪里，她的仆人说，哦，不要，女仆说，别担心，他会回来的他会带来很多战利品和战利品，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嗯，第四章根本没有这个内容。真的发生过吗？还是黛博拉和巴拉克只是和解了？嗯，首先，我们说我们可以相信圣经。所以我们的假设是，如果他们描述了这一点，那么主就会向他们启示，或者他们俘获了一个迦南人，他说，是的，这可能就是现在宫殿里发生的事情，或者类似的事情。

然而，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信息，我们无法知道，但我们说，好吧，是的，我们会的，这件事发生了。但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差异，雷，哪个是更准确的叙述，或者哪个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答案是他们都这样做。只是他们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事件。

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比较。好的。所以请不要误解我要说的话，但这就是写一本关于宗教改革的历史教科书的人与学习教科书的学生和观看电影《马丁·路德》的学生之间的区别。

现在这部电影传达了一些相同的东西。现在，当然，我意识到在电影中，有一个许可证，艺术许可证，你看，这也是我们对诗歌感到紧张的原因。同样的事情，对吧？好吧，你真的不能相信这一点。

你是对的。电影中的所有内容，他们甚至告诉你其中一些内容都是编造的。这是虚构的。

对话是编造的。我们不能相信这一点。教科书以一种方式进行交流。

它的目标是用尽可能少的单词传达 X、Y 和 Z 量的信息，以便教科书出版商可以在每本书上赚尽可能多的钱，对吧？简短，但包含所有信息。因此，学生拥有通过考试、毕业、找到工作等所需的条件。制作这部电影的目的是让您观看整部电影，而不会离开剧院并要求退款。

你会想看它并且会享受它。然后你就会走开，甚至可能会思考发生了什么。教科书并不真正关心你的感受。

教科书的目标是您需要这些信息。我要把它给你。电影里说我要招待你。

士师记 4 说，好吧，这是这场战斗的记录。重点是巴拉克的角色和他的服从或他对服从的犹豫以及耶尔的角色。这是一首关于同一场战斗的诗。

这首诗的重点是以色列各部落参加或不参加战争的方式。所以，有一个很长的目录，来回说，他们是从以法莲下来的。本杰明下来了。

但接着又说，等一下，鲁本没有来。基列部落留在约旦河对岸。丹留在原地。

亚瑟留在原地。但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却冒着生命危险。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你在第四章中读到的只是巴拉克登上基利波山和他泊山，所有这些都追随他。这就是它所说的全部。同样，在第五章中，我们发现星星本身从天上战斗。

第四章确实说主在巴拉克面前用刀刃击溃了凯撒和他的战车以及他的军队。凯撒就下了战车逃跑了。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战车，如图所示，实际上是一条很小的溪流，溢出了河岸，把地面弄得泥泞，所以所有这些战车，这五百辆铁车，都陷入了困境，不再是优势。，但实际上对迦南人来说是一个劣势。

如果他们指望用战车压倒以色列人的步兵，那么他们的优势突然消失了。因此，他们的战斗策略失败了。凯撒是一位聪明的指挥官，他看到了这一点，知道这是一场灾难，然后逃命。

但我们并没有从散文叙述中得到这一点。因此，诗人、歌手、吟唱者德沃拉和巴拉克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对这些事件的经历，这与士师记其余部分的作者的观点截然不同。而且这两个账户是相辅相成的。

他们一起工作，并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起作用。这指出了诗歌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一首诗，这个理论可以追溯到 600 年前菲利普·西德尼爵士对诗歌的捍卫。

他说，诗人实际上创造了一个金色的世界。他说，你知道，如果你是数学家、天文学家或化学家，你别无选择。你必须利用你所拥有的东西来工作。

你不能创造星星、化学物质、元素或其他东西。你只需要利用现有的东西即可。但作为一名诗人，他可以创造一个金色的世界。

然后这首诗邀请读者进入诗人创造的这个世界。现在诗人知道这并不是整个宇宙。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独立的世界。

因此，诗歌传达真理，但它们传达真理的方式与说明性散文或命题集的逻辑意义不同。因此，没有一首诗试图讲述全部真相。你知道，我们读了一首诗篇，几分钟后我们将更详细地研究它。

但如果我们读诗篇121篇这样的诗篇，我举目望山，我的希望从何而来？等等。我们很容易就会摆脱这首诗篇的思想，这首诗应许了任何属于主的人都不会发生任何坏事。因为他就是这么说的。

留住你的人不会让你的脚滑倒。他不会睡觉。他是你右手上的影子。

他会保护你免受一切邪恶的侵害。他会守护你的灵魂，守护你走出去。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你都会进来。

听起来好像任何不好的事都不可能发生在属于主的人身上。但诗人无意描述整个神学。他只创作了八节或十五行诗。

所以，他并不试图涵盖一切。相反，他说，让我们这样思考主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是的，所有其他事情都存在。

你是对的，所有其他事情都存在。有很多诗篇谈论所发生的麻烦。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没有处于灾难之中，就没有理由祈求主将你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或者诗人说，水已经涨到了我的脖子，水几乎把我冲走了，等等。好吧，他不关心这些事情。他想做的是思考，把上帝视为守望者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考虑神看守和保守我们的角色时，这意味着什么？那看起来像什么？这就是他所思考的。

所以，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然后，我们必须阅读，寻找诗人压缩他的诗或压缩他的信息的所有方式，以及他如何使这首诗充满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假设这首诗试图告诉我们任何事情的一切。

相反，正如我在第一讲中所说，它是在玩弄现实的某些方面，主，我们与他的关系，世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思考英语诗

歌时，我会暂时使用英语，因为我刚刚在教学中发现，如果你开始用圣经诗歌谈论诗歌，每个人都想与神学争论。他们不想谈论诗歌。

所以，我宁愿先谈谈这首诗，然后我们才能谈谈它的实际含义。但想想英语。我们认出一首诗是因为它有节奏和韵律，通过它在页面上的布局，通过它分成的诗节。

可能有句子，但句子不会停在行尾。他们可能会继续前进。所以，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圣经诗歌中，确实没有任何节奏。人们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我们在英语中所认为的节奏。没有押韵。

有一两次，有些地方你会得到以相同声音结尾的单词，但看到任何模式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确实没有诗节。也就是说，当你买一本诗集时，有空行，所以可能有八行，一个空行，八行，一个空行。

我的意思是，你会在英文圣经中看到这些内容，但这是编辑的决定。我们现有的手稿中并没有这样做。这只是翻译者和编辑者，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希伯来圣经的编辑者，而翻译者只是跟随他们。

我们发现，在圣经诗歌中，行句往往不会从一行到下一行并继续向下一页。每一行往往是它自己的子句或句子。虽然有一些例外，但一般来说，这是事实。

所以这些是英语诗歌和圣经诗歌之间相当大的差异。但与此同时，基本的相似之处也使它们都充满诗意。压缩，即语言、使用的词语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我们几乎可以谈论被操纵的语言。我不喜欢这样。这个词让人一想到圣经就是这样就感到紧张。

但词语已经选定，而且语言的使用方式也相当引人注目。你知道，有趣的是，如果你学习希伯来语，或者也许我应该这样说，当你学习希伯来语时，你可以从阅读圣经故事的角度来思考。到了中间，到第一个学期结束时，甚至是第一个学期中间，你应该能够开始学习约瑟夫或亚伯拉罕的故事或其他东西。

但你会对自己说，为什么这这么有趣？我想我要读一首诗篇。当你翻阅《诗篇》时，它就像一种不同的语言。

之间，应该有的东西就不存在了。那里的东西看起来或听起来并不像它们应该的那样。好吧，你知道吗，如果你打开大英百科全书关于诗歌的文章，它说，诗歌是语言的另一种用法。

一些批评家甚至将诗歌语言视为其文化语言中的一种自己的语言。首先是英语，然后是英语诗歌的语言。就这一点而言，它们不仅仅意味着词语的选择，比如使用，在我见到你之前，或者听起来古老或古老的词语，或者经常出现的词语之类的东西。

他们不是那个意思。他们的意思是使用语言、组织思想、组织句子、将图片放在一起的整个方式与我们在历史、哲学或有机化学书籍中看到的不同。所以，诗歌确实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语言，因为它是一种自我意识操纵的语言，即诗人的自我意识。

我们还发现两者都有其他共同之处，所以所谓的 *par on amasia*，或者我们认为它们是双关语，但使用听起来相似的单词或使用相互反映的声音，英语诗歌经常这样做。这就是韵律，对吗？悲伤与明天，青春与真理。希伯来诗歌也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在翻译中失去了这一点。这还只是翻译费用。两者都有很多重复。

这很常见。而且两者都是逐行组织的。因此，即使在英语诗歌中，句子越界，问题是，为什么句子会越界？为什么它会停止又开始？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会停止并从它所在的地方开始？他们都非常依赖图像。

事实上，有一本很棒的小书，作者是一位名叫莫莉·皮科克（Molly Peacock）的女士，名叫《如何阅读一首诗并开始一个诗歌圈》。诗歌阅读圈，我不确定副标题，她在副标题中说，当我们在一首诗中挣扎并试图弄清楚它在说什么时，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键，她实际上是这么说的。她在书中的不同地方说了三件不同的事情。

有一次她说，只需浏览这首诗并列所有名词，按顺序写出这首诗中所有名词的列表。有时也可以这样做来写一首诗篇。我想你会感到非常惊讶。

另一件事是列出诗中的所有动词，因为动词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所以，名词告诉我们它是关于什么的。动词告诉我们正在发生什么。

列出所有动词。再说一遍，有时有些诗，名词会有所帮助，有些诗，动词会有所帮助。然后她说的第三件事是浏览一首诗并列出诗中的所有图像。

重要的是按顺序列出它们，因为这就是诗人排列它们的方式。所以我们根据他或她的名词、他或她的动词、他或她的意象来思考这首诗，因为这就是联系的方式。这就是这首诗的逻辑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

因为这就是我们谈论自我意识语言时的意思。事实上，圣经中的诗歌也同样具有自我意识。现在，你们中的一些人，我几乎可以通过摄像机听到这一点，他们说，哦，等一下，这将变得技术性。

你将开始使用诸如提喻和隐喻、明喻和照应之类的词语，不是吗？嗯，是的，其中一些。但使用技术语言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正在观看超级碗比赛，解说员说，哦，他们正在使用，哦，那是四分卫抽签，这就是技术语言，不是吗？或者，如果你正在观看奥运会，他们会谈论双半轴，但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我知道这意味着他们会跳到空中并绕两圈对抗双打或其他东西。

这是技术语言，不是吗？然而，当谈到运动甚至音乐时，我们并不会被吓倒，这取决于您的兴趣。所以，我们可以说慢板有点太慢，或者强音有点太软，或者强音足够响亮，非常感谢。我们使用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谈论的内容。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共同语言，这确实是行话和内部谈话的来源。我们需要在不使用向他人解释所需的所有词语的情况下进行交流。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简短地表达这一点。

因此，与其说这首诗《水重》开头有四行，每行都以相同的方式开始，我们可以说，哦，整首诗是照应的，节省文字，节省空间。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因为当我说每行以相同的方式开始时，您可能会说，这是否意味着它们以大写字母开头？这是否意味着它们以相同的单词、相同的短语开头？嗯，照应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相同的表达。当然，我们使用一些技术语言，但这就是研究任何东西的方式。

事实上，技术语言甚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圣经诗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可能是我们以前从未想过的。所以，我们在像诗篇113这样的诗篇中意识到，这又是照应词，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仆人，赞美耶和华的名，又以同样的方式开始。那么我们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哦，有一个照应。

诗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它与诗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它实际上如何运作？现在，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非常有兴趣帮助我们，帮助我自己，帮助您学会仔细阅读诗歌。通过思考为什么这样说、如何说以及为什么使用这种特定方法，思考如何强迫自己注意它所说的内容。TS 艾略特 (TS Eliot) 在一篇非常著名的关于阅读诗歌的文章中说，我们遇到了，或者说我们有点走钢丝。

一方面，有些人读过一首诗后，他们说，他们对这首诗有了印象。他们说，哦，是的，好吧。那首诗是关于 X、Y、Z 的。所以，有人读了诗篇 23 篇后说，哦，这令人安慰。

然后他们就走开了。另一种方法是分析一切可以分析的东西。每行有多少个字？每行有多少个音节？有多少条线？为什么是这样，它是怎样的，列出所有的名词、所有的动词、所有的图像，分析一切并给一切分配一个技术标签。

现在，艾略特指出了这两个问题。首先，随意的印象往往是错误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只是听了很多讲道，凭着偶然的印象就知道那个人在讲道。

他们并没有真正研究过经文，但他们正在寻找布道或信息。因此，他们读了一些东西，这让他们想到了别的东西。所以，然后他们就像使用跳水板一样使用那段诗篇，然后跳入他们真正想谈论的内容。

通常与诗篇本身无关。因此，我们可能会误读，因为我们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文本。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对文本进行分析，以至于忘记我们正在阅读别人的文本。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分析它，使它成为一个钉在板上并展示的样本。我在我的教派的任命委员会工作了很多年，我们从学生那里得到了论文。我还记得学生们关于诗篇的论文，根据他们的成绩，甚至根据他们在论文中所说的内容，他们显然非常有能力，他们描述了诗篇中的一切，你可能想要评论的诗篇的每一个诗意方面通常用希伯来语和英语，有时甚至用希腊语（如果他们确实雄心勃勃）进行标注和注释。

但后来他们有点忘了告诉你为什么这些都很重要。甚至有时这首诗是关于什么的，所以分析就成为了结局。昆体良是一位早期演说家，一位罗马演说家说，危险正陷入分析之中。

TS 艾略特说这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确保我们真正读的是圣经所说的内容。你看，你和我面临的挑战之一，如果我们去教堂甚至圣经研究或大学或神学院学习神学或宗教或圣经，我们听到很多人告诉我们诗篇 119 的含义是什么，或者约伯记 6 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或者其他段落是什么。

因此，当我们读到经文时，我们几乎无法再阅读诗篇第 1 篇了。这有点像戴上或摘下真正的眼镜，戴上一副太阳镜，然后戴上另一副镜面太阳镜，然后可能会戴上一些滑稽的眼镜，眼球会掉出来，并试图通过它来阅读。这有点夸张了。

但我们确实让一切阻碍了我们。因此，我们正在阅读，我们正在听到传教士的声音。我们听到评论的声音。

我们甚至在宿舍里都能听到牛会的声音。所以，目标之一，原因之一，不是目标，动机之一，尝试非常小心地阅读和注意诗中所有内容的原因是我真的很想读诗篇 113。我不知道不想仅仅留下一个印象就走开。

我不想简单地通过其他人所说的话来阅读它。他们可能都是对的。没关系。

但诗歌是要被阅读、被思考、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玩耍的，就像诗人在写诗时玩弄思想一样。你知道，在我们对待圣经的方法中，我认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想法：圣经的目的是传达信息。这确实是事实。

我们通过圣经获得了许多其他方式无法知道的信息。例如，希西家的父亲是谁？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知道这一点。他的儿子是谁？他的后裔是谁？嗯，我们有圣经是件好事，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事情。

但我们确实必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作工，我是说，圣经是一本相当大的圣经。另外，这大约有1600页。

嗯，我的图书馆里有莎士比亚的副本，其页数是莎士比亚的两倍多，但印刷却小得多。如果我把温斯顿·丘吉尔的所有著作都翻下来的话，页数是很多倍。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圣经》确实是一本相当小的书。

因此，我们也许应该问自己，如果上帝的目的是沟通，为什么他会选择在这本书的三分之一中使用诗歌？那么我认为原因是诗歌比任何其他方式都能更好地传达某些东西。如果这是真的，也就是说，如果诗歌的使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神圣的启发，因为它存在于圣经中，我想我们不得不说，那么上帝使用诗歌来与我们交流。再说一次，不仅仅是诗篇，事实上，整本圣经，一直到启示录，因为诗歌最好地表达了他想说的。

也许这就是其重要的推动力。如果诗歌是使用语言的另一种方式，如果诗歌是思考现实的另一种方式，那么我们也需要使用并学习如何使用该语言。我们需要学习使用圣经诗歌中的概念语言、词语、图像以及组合方式。

因此，当我们拿起诗篇时，我们会说，我不只是得到关于神的陈述，好吧，主是王，好吧，我明白了。如果他想说的就是这些，那就只有这些了。但他并没有就此止住。

相反，他继续写了 12 或 13 或 15 或 30 节经文，因为他希望我们思考这句话的含义。当我们谈论诗歌的技术方面时，例如回指，诗篇13，主啊，你会远离我多久？你还要遮住脸多久？我还要多久，多久？嗯，理解任何一首诗的一部分就是欣赏它创作的艺术性。最欣赏莫扎特奏鸣曲的人是真正尝试过弹钢琴、小提琴或其他任何乐器的人。

最欣赏超级碗四分卫平局的人可能至少在感恩节和家人一起踢过一点触身式橄榄球。最能欣赏任何一首诗的人就是懂得诗歌语言的人。你知道，在《大英百科全书》中，我将以此结束，他们引用了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甚至没有脚注它。

如果您自己尝试这个实验，请带着两张纸到您居住的任何城镇或城市的街道上，其中一张纸有一首短诗，另一张纸有一个短段落。停下 10 个人，问其中的 5 个人，说，请你读一下这首诗，请你大声朗读这首诗好吗？他们完成后，请他们阅读该段落。其他五个人让他们先读这一段，然后读这首诗。

这就是你所说的一切。请你读读这首诗好吗？请您大声朗读这一段好吗？除此之外就不要再说什么了。然后你告诉他们你正在做一个实验。

100 个案例中有 99 个以上都是这样。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正在读一首诗时，他们的声音会改变，他们的姿势会改变，他们发音的方式会改变，他们阅读文本的深思熟虑也会改变。现在问问你自己，我最后一次在礼拜仪式中听到一首诗篇，就像我听到帕特南博士读到的那样，是什么时候？重水是什么？我最后一次以读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雪夜在树林中驻足》那样的深思熟虑阅读一首圣诗或任何有关此事的圣经诗歌是什么时候？我并不是想让你感到内疚。

那不是目标。相反，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是诗歌，我们需要再次教导自己思考我们可能欣赏它们的诗歌语言，因为欣赏一首诗是理解它的一部分。

这是弗雷德·帕特南博士关于《诗篇》的四场讲座中的第二场。